

JOE YOUNG

昨

晚做了一個夢。
美國的無窮盡公路上，
我一人駕車，這麼一上路，
也已經幾個月，摸摸鬚根撥開遮眼的
長髮，是時候整理一下了。

在一個小鎮停下，看到一個招牌，寫着「布朗理髮室」，就走了進去。你猜對了，開門來迎接的，除了查理·布朗是誰？

禿了頭，臉顯得更圓像月亮，屈指一算，查理也應該七十多歲，依然獨自守着這一家父親留下的店鋪，很

尷尬地說：「你知道的，我做什麼都不成功，這是我唯一做得好的職業。」

室內一切不變，陳舊，但還是打掃得乾乾淨淨，我坐在理髮椅上，向查理說：「剪短，刮個鬍子。」

查理點頭，戴上了老花眼鏡，開始理髮：「我認得你，你是一個香港的寫作人，二十年前你還寫過一篇關於我們的文章，叫《長大了》，我有一個中國客人剪了給我，並翻譯成英文，寫得很好，一切都照你預料發生

了。」

「太太好嗎？」我問。

「瑪西很好，她現在還在鎮裡的學校教書。」

我知道他和紅頭髮女孩不會開花結果，而最忠心，一直暗戀着他的，只有那個四眼的瑪西，接着問：「薄荷·佩蒂呢？」

「她一直沒有嫁人，在鄉下買了一個農場，養一些雞羊，自得其樂，每天不必早起，日子也過得不錯。」

「露西呢？」

「她終於嫁了給舒路特，隨着他到世界各地演奏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舒路特一直覺得她不學無術，忍受不了她的。」我驚訝。

「世上的事就是這麼奇妙。」查理娓娓道來：「音樂家很難相處，生命是孤獨的，也只有露西纏着他。有一次他生了大病，露西日夜照顧，最後感動了他。娶她之前，和她約法三章：在他彈琴時，不准她走進房間，露西當然答應了。」

「露西弟弟萊納斯呢？」

「他在大學當教授，少女學生擠滿教室，很受歡迎，但提到南瓜大帝，大家都跑了。」

「有沒有結婚？」

「才不呢。」查理說：「他有情人胡士托陪伴呀。」

「什麼？他的小秘書？那不是同性戀了嗎？雖然一隻是鳥，一隻是狗。」我叫了起來。

查理解釋：「胡士托其實是女的，作者舒特也有過一個情人秘書，不過當年美國郊鄉和城市的道德觀念還是很保守，舒特只寄情在史諾比身上來描寫兩人之間的感情，並且把胡士托改成一隻雄性的鳥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我說。想了一想，是有點道理的。

碰、碰、碰，原來是史諾比來踢門，催促查理拿東西給他吃。看樣子，一點也不老，如果按狗的年齡，算起來要比人類大得多。

「漫畫人物真是好，沒有老過。舒特雖然去世，但那四格漫畫，每天還在《紐約先驅報》刊登，培養年輕讀者，讓老讀者不斷地懷舊。」我感嘆。這時，史諾比的頭上出現了格子，格子裡面寫的是：「不會老的，是心態。」

接着我又跟在史諾比後面去跳舞，他樣子沒有老，但衣著是隨便了，把恤衫穿倒了，字句寫着：「祖，年輕 JOE YOUNG」。



查理搖頭：「只有女朋友，我妹妹莎莉還一直等着他。」

「范彼特家最小的弟弟呢？」
「當了HIP-HOP歌手，很出名的。」

「說到范彼特家，不得不提另一個成員：萊納斯那張被單。」

查理苦笑：「早就拖地拖到不見了，最後我用剪頭髮的剪刀把剩下的那一小塊剪下來，萊納斯把它放進錢包裡面，日夜陪伴。」

「當然要問候史諾比。」

「他呀。」查理說：「還是住在木屋裡面，我到現在還是每天把東西放在那水碟裡面送給他吃。」

「他的未婚妻呢？叫什麼名字，我記不起來。」

「老舒特從來沒有給過她一個名字。」

「四方格的漫畫中沒有，但是電視漫畫給過一個名字，叫Genevieve姬妮芙，是一隻人盡可夫的狗。你還

記得有一次薄荷·佩蒂叫史諾比去幫她看家嗎？史諾比去了，在草叢中看到一對眼睛，史諾比跟着這對眼睛，結果找到了這隻鬚毛的雌狗，可愛極了，馬上和她訂婚，但在婚禮那天，她卻跟着史諾比的哥哥史派克私奔了。一個星期後，史諾比接到史派克一封信，說姬妮芙也出賣了他，跟一隻野狗跑了。電視版本中，她跟的不是野狗，而是一隻金毛尋回犬。」

「不過我記得史諾比還有一個想結婚的，和他同一個種，是隻Beagle小獵犬，出現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漫畫裡，是因為你反對，才結不成婚的。」

查理抗議：「我向他說如果他非娶不可，我也贊成呀，史諾比聽了還抱着我痛哭呢。」

「對了，對了，最後是因為她的爸爸不讓她嫁一隻沒有在訓練所畢業的狗。」我說：「可憐的史諾比，他現在很孤單吧？」

Joe Young